開天傳信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開天傳信記
作者：鄭棨　唐

唐鄭棨撰。棨字蘊武，滎陽人。登進士第，累官右散騎常侍。好以詩謠托諷昭宗，意其有所蘊蓄。擢為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所謂歇後鄭五作宰相，時事可知者，即其人也。《舊唐書》本傳稱棨嘗歷監察，殿中、食戶二員外，金、刑、右司三郎，而是書原本首署其官為吏部員外郎，本傳顧未之及。或史文有所脫漏歟？書中皆記開元、天寶故事，凡三十二條。自序稱簿領之暇，搜求遺逸，期於必信，故以傳信為名。其紀明皇戲遊城南，王琚延過其家，謀誅韋氏一條，據《唐書》琚傳，乃琚選補主簿過謝太子乘機進說，以除太平公主，並無先過琚家之事。司馬光作《通鑒》，亦不從是書，惟《新唐書》兼采之。然韋氏稱制時，琚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，安得復卜居韋杜？棨所紀恐非事實，宜為《通鑒》所不取。又如華陰見嶽神、夢遊月宮，羅公遠隱形、葉怯善符錄諸事，亦語涉神怪，未能盡出雅馴。然行世既久，諸書言唐事者多沿用之，故錄以備小說之一種焉。

余何為者也累忝臺郎，思動墳典，用自修勵。竊以國朝故事，莫盛於開元、天寶之際。服膺簡策，管窺王業，參於聽聞，或有闕焉。承平之盛，不可殞墜。輒因薄領之暇，搜求遺逸，傳於必信，名曰《開天傳信記》。斗筲微器，周鼎不爨之咎，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、寬其愚，是其心也。

上於藩邸時，每戲遊城南韋、杜之間。因逐狡兔，意樂忘返。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，休息於封部大樹下。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，家貧，止於村妻、一驢而已。上坐未久，書生殺驢拔蒜備饌，酒肉滂霈。上顧而奇之，及與語，磊落不凡。問其姓名，乃王琚也。自是上每遊韋、杜間，必過琚家。琚所諮議合意，益親善焉。及韋氏專制，上憂甚，獨密言於琚。琚曰：“亂則殺之，又何疑也。”上遂納琚之謀，勘定禍難。累拜為中書侍郎，實預配享焉。

上於諸王友愛特甚，常思作長枕，與諸王同起臥。諸王有疾，上輒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憂形於色。左右或開諭進食，上曰：“弟兄，吾手足也，手足不理，吾身廢矣。何暇更思美食安寢耶！”上於東都起五王宅，於上都制“花萼相輝之樓”，蓋為諸王為會集宴樂之地。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，或講經義、論理道，間以球獵蒲博。賦詩飲食，歡笑戲謔，未嘗怠惰。近古帝王友愛之道，無與比也。

開元初，上勵精理道，鏟革訛弊。不六、七年，天下大治，河清海晏，物殷俗阜。安西諸國，悉平為郡縣。自開遠門西行，亙地萬餘里，入河湟之賦稅。左右藏庫財物山積，不可勝較。四方豐稔，百姓殷富。管戶一千餘萬，米一斗三四文，丁壯之人，不識兵器。路不拾遺，行者不囊糧。奇瑞疊應，重驛麇至，人情欣欣然，感登岱告成之事。上猶惕勵不已，為讓者數四焉。是時，劉晏年八歲，獻《東封書》，上覽而奇之，命宰相出題，就中書試驗。張說、源乾曜等咸寵薦。上以晏間生秀妙，引宴於內殿，縱六宮觀看。貴妃坐晏於膝上，親為畫眉總草髻。宮中人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。尋拜晏秘書省正字。

開元初，山東大蝗。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。上曰：“蝗，天災也。誠由不德而致焉。卿請捕蝗，得無違而傷義乎？”元崇進曰：“臣聞《大田》詩曰‘秉畀炎火’者，捕蝗之術也。古人行之於前，陛下用之於後。古人行之，所以安農。陛下用之，所以除害。臣聞安農非傷義也，農安則物豐，除害則人豐樂。興農去害，有國家之大事也。幸陛下熟思之。”上喜曰：“事既師古，用可救時，是朕心也。”遂行之。時中外咸以為不可，上謂左右曰：“吾與賢相討論已定，捕蝗之事，敢議者死。”是歲，所司結奏捕蝗蟲凡（缺）百（缺）余萬石，時無饑饉，天下賴焉。

上將登封泰山，益州進白騾至。潔朗豐潤，權奇偉異，上遂親乘之。柔習安便，不知登降之倦。告成禮畢，復乘而下。才下山坳，休息未久，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。上嘆異之，謚曰：“白騾將軍”，命有司具槥櫝，疊石為墓，在封禪壇北一里餘。於今在焉。

車駕次華陰，上見嶽神數里迎謁。上問左右，莫之見。遂詔諸巫問神安在，獨老巫阿馬婆奏云：“三郎在路左，朱發紫衣，迎候陛下。”上顧笑之，仍敕阿馬婆，敕神先歸。上至廟，見神橐鞬，俯伏庭東南大柏樹下。又召阿馬婆問之。對如上見。上加敬禮，命阿馬婆致意，而旋降詔，先詣嶽，封為金天王，仍上自書制碑文以寵異之。其碑高五十餘尺，闊丈餘，厚四五尺。天下碑莫比也。其餘刻扈從太子、王公以下百官名氏，製作壯麗，巧無比倫焉。

上為皇孫時，風表瑰異，神采英邁，嘗於朝堂叱武攸暨曰：“朝堂，我家朝堂，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！”則天聞而驚異之，再三顧曰：“此兒氣概，終當為吾家太平天子也。”

西涼州習好音樂，製新曲曰《涼州》，開元中列上獻。上召諸王便殿同觀，曲終，諸王賀，舞蹈稱善，獨寧王不拜。上顧問之，寧王進曰：“此曲雖嘉，臣有聞焉。夫音者，始於宮，散於商，成於角、徵、羽，莫不根柢囊橐於宮、商也。斯曲也，宮離而少徵，商亂而加暴。臣聞：宮，君也，商，臣也。宮不勝則君勢卑，商有餘則臣事僭。卑則逼下，僭則犯上。發於忽微，形於音聲，播於歌詠，見之於人事。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，悖逼之患，莫不兆於斯曲也。”上聞之默然。及安史作亂，華夏鼎沸，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。

天寶中，上以三河道險束，漕運艱難，乃傍北山鑿石為月河，以避湍急，名曰天寶河。歲省運夫五十萬人，無覆溺淹滯之患，天下稱之。其河東西徑直，長五里餘，闊四五丈，深三四丈。皆鑿堅石，匠人於石得古鐵鍱，長三尺餘，上有“平陸”二字，皆篆文也。上異之，藏於內庫。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，旌其事也。

上御勤政樓大酺，縱士庶觀看。百戲競作，人物填咽。金吾衛士白棒雨下，不能制止。上患之，謂力士曰：“吾以海內豐稔，四方無事，故盛為宴樂，與百姓同歡，不知下人喧亂如此，汝何以止之？”力士曰：“臣不能也。陛下召嚴安之處分打場，以臣所見，心有可觀。”上從之。安之到，則周行廣場，以手板畫地示眾，曰：“犯此者死。”以是終五日酺宴，咸指其地畫曰“嚴公界境”，無一人敢犯者。

蘇瑰初未知頲，常處頲於馬廄中，與傭仆雜作。一日，有客詣瑰，候於廳所。頲擁篲趨庭，遺墜文書。客取視之，乃詠崑崙奴詩也。其詞曰：“指頭十挺墨，耳朵兩張匙。”客心異之，而瑰出與客淹留。客笑語之餘，因詠其詩，並言形貌，問：“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舉，必蘇氏之令子也。”瑰自是稍稍親之。適有人獻瑰兔，懸於廊廡間。瑰乃召頲詠之，立呈詩曰：“兔子死闌殫，持來掛竹竿。試將明鏡照，何異月中看。”瑰大驚奇，驟加禮敬。頲由是學問日新，文章蓋代。及上平內難，一夕間制詔絡繹，無非頲出，代稱小許公也。

上封泰山回，車駕次上黨。路之父老，負擔壺漿，遠近迎謁。上皆親加存問，受其獻饋，錫賚有差。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，上悉賜酒食，與之話舊。故過村部，必令詢訪孤老喪

疾之家，加吊恤之。父老忻忻然，莫不瞻戴，叩乞駐留焉。及車金橋，御路縈轉，上見數十里間旌纛鮮潔，羽衛整齊，顧謂左右曰：“張說言：‘勒兵三十萬，旌旗千里間。陝右上黨，至於太原。’見后土碑，真才子也。”左右皆稱萬歲。上遂詔吳道玄、韋無忝、陳閎，令同制金橋圖。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，陳閎主之。橋梁、山水、車輿、人物、草樹、雁鳥、器仗、帷幕，吳道玄主之。狗馬、騾驢、牛羊、駱駝、貓猴、豬狚四足之類，韋無忝主之。圖成，時為三絕焉。

上幸蜀，車駕次劍門。門左右巖壁峭絕，上謂侍臣曰：“劍門天險若此，自古及今，敗亡相繼，豈非在德不在險耶！”因駐蹕題詩曰：“劍閣橫空峻，鑾輿出狩回。翠屏千仞合，丹障五丁開。灌木縈旗轉，仙雲拂馬來。乘時方在德，嗟爾勒銘才。”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於石壁，今存焉。

賀知章秘書監，有高名。告老歸吳中，上嘉重之，每別優異焉。知章將行，涕泣辭。上曰：“何所欲？”知章曰：“臣有男未有定名，幸陛下賜之，歸為鄉里榮。”上曰：“為道之要，莫若信。孚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順，卿子必信順之人也，宜名之曰孚。”知章再拜而受命。知章久而謂人曰：“上何謔我耶吳人孚乃爪下為子。豈非呼我兒為爪子耶！”

上嘗坐朝，以手指上下按其腹。退朝，高力士進曰：“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，豈非聖體小不安耶！”上曰：“非也。吾昨夜夢遊月宮，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，寥亮清越，殆非人間所聞也。酣醉久之，合奏諸樂以送吾歸。其曲淒楚動人，杳杳在耳。吾回，以玉笛尋之，盡得之矣，坐朝之際，慮忽遺忘，故懷玉笛，時以手指上下尋，非不安。”力士再拜賀曰：“非常之事也。願陛下為臣一奏之。”其聲寥寥然，不可名言也。力士又再拜，且請其名。上笑言：“此曲名《紫雲回》。”遂載於樂章，今太常刻石在焉。

上封泰山，進次滎陽，旃然河上見黑龍，命弧矢射之。矢發，龍潛滅。自爾旃然伏流，於今百餘年矣。按旃然即濟水也，溢而為滎，遂名旃然，《左傳》云“楚師濟於旃然”，是也。

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，有山崛起半甕之狀，名曰“甕肚峰”。上嘗望，嘉其高迥，欲於峰腹大鑿“開元”二字，填以白石，令百餘里望見。諫官上言，乃止。

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，白石篆文，正成“乘”字。識者解之云：“乘者，四十八年。

”得寶之時，天下言之曰：“得寶，弘農得寶耶！”於今唱之。得寶之年，遂改天寶也。

上幸愛祿山為子，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。祿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妃。上顧問：“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何在也？”祿山奏曰：“胡家即知有母，不知有父故也。”上笑而舍之。祿山豐肥大腹，上嘗問曰：“此胡腹中更有何物其大如是。”祿山尋聲應曰：“腹中更無他物，惟赤心爾。”上以言誠，而益親善之。

一行將卒，留物一封，命弟子進於上。發而視之，乃蜀當歸也。上初不諭，及幸蜀回，乃知微旨，深嘆異之。

羅公遠多秘術，最善隱形之法。上就公遠，雖傳授不肯盡其要。上每與同為之，則隱沒。人不能知。若自試，或餘衣帶，或露襆頭腳，每被宮人知上所在。上怒，命力士裹以油襆，置榨木下，壓殺而埋棄之。不旬日，有中使自蜀道回，逢公遠於路，乘騾而笑謂使者曰：“上之為戲，一何虛耶！”

萬回師閿鄉人也，神用若不足謂，愚而癡，無所知，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。兄被戍役安西，音問隔絕。父母謂其誠死，日夕涕泣而憂思也。萬回顧父感念甚，忽跪而言曰：“涕泣豈非憂兄也。”父母曰：“信然。”萬回曰：“詳思我兄所要者，衣裴糗糧巾之屬，悉備之，某將覲焉。”忽一日，朝賚所備，夕返其家，告父母曰：“兄平善矣。”發書視之，乃兄跡也，一家異之。弘農抵安西萬餘里，以其萬里而回，故謂之萬回也。居常貌如愚癡，忽有先覺異見，驚人神異也。上在藩邸，或遊行人間，萬回於聚落街衢高聲曰：“天子來。”或曰：“聖人來。”其處信宿間，上必經過徘徊也。安樂公主，上之季妹也，附會韋氏，熱可炙手，道路懼焉。萬回望其車騎，道唾曰：“血腥不可近也。”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。上知萬回非常人，內出二宮人，日夕侍奉，特敕於集賢院圖形焉。

道士葉法善，精於符籙之術。上累拜為鴻臚卿，優禮待焉。法善居玄真觀，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，解帶淹留，滿座思酒。忽有人叩門，云麴秀才。法善令人謂曰：“方有朝僚，未暇瞻晤，幸吾子異日見臨也。”語未畢，有一美措做睨而入，年二十餘，肥白可觀，笑揖諸公，居末席，抗聲談論，援引古人，一席不測，恐聳觀之。良久，蹔起旋轉。法善謂諸公曰：“此子突入，語辯如此，豈非魅魅為惑乎試與諸公避之。”麴生復至，扼腕抵掌，論難鋒起，勢不可當。法善密以小劍擊之，隨手失墜於階下，化為瓶榼，一座驚懾。遽視其所，乃盈瓶醲醞也。咸大笑，飲之，其味甚嘉。座客醉而揖其瓶曰：“麴

生風味，不可忘也。”

上命裴寬為河南尹。寬性好釋氏，師事普寂禪師，旦夕造謁焉。居一日，寬詣寂，寂曰：“有少事，未暇款語，且請遲回休憩也。”寬乃屏賓從，止於空室。見寂潔滌正堂，焚香端坐。坐未久，忽聞扣門連聲，云：“一行天師至。”一行入詣作禮，禮寂之足。禮訖，附耳密語，其貌絕恭。寂但顧云：“無不可者。”語訖又禮，禮語如是三。寂惟云：“是是！”一行語訖，降價入南堂自闔其扉。寂乃徐命弟子云：“遣聲鐘，一行和尚滅度矣。”左右疾走視之。一如其言。後寂滅度，寬復衰絰。葬之日，徒步出城送之，甚為縉紳所譏也。寬子謂復為河南尹，素好談諧，多異筆。嘗有投牒，誤書紙背。謂判云：“者畔似那畔，那畔似者畔。我不可辭與你判，笑殺門前著靴漢。”又有婦人投狀爭貓兒，狀云：“若是貓兒，即是兒貓。若不是兒貓，即不是貓兒。”謂大笑，判狀云：“貓兒不識主，傍我搦老鼠。兩家不須爭，將來與裴謂。”遂納其貓兒，爭者亦哂。

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，韓常令祿山洗足。韓公腳下有黑點子，祿山因洗腳而竊窺之。韓公顧笑曰：“黑子，吾貴相也。獨汝窺之，亦能有之乎？”祿山曰：“某賤人也。不幸兩足皆有，比將軍者黑而加大，竟不知是何祥也。”韓公奇而觀之，益親厚之，約為義兒而加薦寵焉。

無畏三藏自天竺至，所由引謁，上見而敬信焉。上謂三藏曰：“師自遠而來，困倦，欲於何方休息耶！”三藏進曰：“臣在天竺國時，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，願依止焉。”上可之。宣律禁誡堅苦，焚修精潔。三藏飲酒食肉，言行粗易，往往乘醉而喧，穢汙綃席。宣律頗不甘心。忽中夜，宣律捫虱，將投於地，三藏半醉，連聲呼曰：“律師撲殺佛子！”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。整衣作禮，投而師事之。宣律精苦之甚，常夜行道，臨階墜墮，忽覺有人捧承其足。宣律顧視之，乃少年也。宣律遽問：“弟子何人，中夜在此？”少年曰：“某非常人，即毗沙王之子那咤太子也。護法之故，擁護和尚久矣。”宣律曰：“貧道修行無事，煩太子威神自在。西域有可作佛事者，願太子致之。”太子曰：“某有佛牙，寶事雖久，頭目猶舍，敢不奉獻。”宣律求之，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。

太真妃最善於擊磬，搏拊之音泠泠然。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，莫加也。上令采藍田綠玉琢為器上進，簨簴流蘇之屬，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。又鑄二金獅子，作拿攫騰奮之狀，各重二百餘斤以扶。其他彩繪縛麗，制作神妙，一時無比也。上幸蜀回京師，樂器多亡失，獨玉磬偶在。上顧之淒然，不忍置於前，促令送太常，至今藏於太常正樂

庫。

上所幸美人，忽夢人邀去。縱酒密會，任飲盡而歸。歸輒流汗，倦怠忽忽。後因從容盡白於上，上曰：“此必術人所為也，汝若復往，但隨宜以物識之。”其夕熟寐，飄然又往。半醉，見石硯在前，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上，寤而具啟上。上乃潛以物色，令於諸宮觀求之。異日，於東門觀得其屏風，手文尚在，道士已遁矣。

安西衙將劉文樹，口辯，善奏封，上每嘉之。文樹髭生頷下，貌類猿猴。上令黃幡綽嘲之。文樹切惡猿猴之號，乃密賂幡綽，祈不言之。幡綽訊而進嘲曰：“可憐好文樹，髭須共頦頤。別任文樹面孔不似猢孫，猢孫強似文樹。”上知其賂遺，大笑之。

平康坊南街廢蠻院，即李林甫舊宅也。林甫於正堂後別創一堂，制度彎曲，有卻月之形，名曰月堂。木土秀麗精巧，當時莫儔也。林甫每欲破滅人家，即入月堂精思極慮，喜悅而出，必不存焉。及將敗，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動，遍體被毛，毛如豬立，鋸牙鉤爪三尺餘，以擊林甫，目如電光而怒視之。林甫連叱不動，遂命弧矢。毛人笑而跳入前堂，堂中青衣遇而暴卒，經於廄中，善馬皆死。不累日而林甫卒。

太真妃常因妒媚，有語侵上。上怒甚，召高力士以輜軿送其家。妃悔恨號泣，抽刀剪髮授力士曰：“珠玉珍異皆上所賜，不足充獻。惟發父母所生，可達妾意，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。”上得髮，揮涕憫然，遽命力士召歸。

天寶初，上遊華清宮。有劉朝霞者，獻《賀幸溫泉賦》。詞調倜儻，雜以俳諧。文多不載，今略其詞曰：“若夫天寶二年，十月後兮臘月前，辦有司之供具，命駕幸於溫泉。天門乾開，露神仙之輻湊；鑾輿劃出，驅甲仗以駢闐。青一隊兮黃一隊，熊踏胸兮豹拏背；朱一團兮繡一團，玉鏤珂兮金鏤鞍。述德云：直攫得盤古髓，掐得女媧瓤，遮莫爾古時千帝，豈如我今日三郎。其自敘云：別有窮奇蹭、蹬，失路猖狂，骨懂雖短，伎藝能長。夢裏幾回富貴，覺來依舊淒惶。今日是千年一遇，叩頭莫五角六張。”帝覽而奇之，將加賀，上命朝霞改去“五角六張”字。奏云：“臣草此賦詩，有神助，自謂文不加點，筆不停綴，不願從天而改。”上顧曰：“真窮薄人也。”授以春官衛上左焉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